

加尔多斯文集

ANGEL GUERRA

李德明译

安赫尔·格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ANGEL GUERRA

安赫尔·格拉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赫尔·格拉/(西班牙)加尔多斯(Caldós, B. P.)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

(加尔多斯文集)

书名原文: Angel Guerra

ISBN 7-5327-3258-4

I. 安... II. ①加...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722 号

Benito Pérez Caldós

ANGEL GUERR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82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安赫尔·格拉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5 字数 543,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册

ISBN 7-5327-3258-4/I·1898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加尔多斯的许多作品是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相关小说或戏剧题目的,如《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葛罗丽娅》、《托尔门多》、《阿尔玛》、《纳萨林》、《特里斯塔娜》、《托克马达》、《裴菲克塔夫人》(直译应为《堂娜裴菲克塔》,堂娜置于女性姓名之前表示尊敬)……其中一些还具有寓意,或正面、或反面,或褒、或贬。读完全书,方恍然大悟,加尔多斯用心良苦,他为作品取名字酷似为自己所溺爱的孩子取名字一样。你稍加思索,就会体会到这里的妙处,区区两三个字大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本书《安赫尔·格拉》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不言而喻,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是安赫尔·格拉。从字面上看,“安赫尔”是名,“格拉”是父姓;而从意义上讲,“安赫尔”有“天使”、“善良”、“天真”之意,“格拉”则有“打仗”、“争斗”、“战争”的意思。“安赫尔”和“格拉”两个词、五个字包含了这部五十余万字作品的主题、内容,涵盖了主人公性格演化和人生轨迹、从“打仗”到“天使”的演化轨迹。

《安赫尔·格拉》描绘了主人公安赫尔·格拉短暂一生——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他的欢乐和悲愁,他的追求和挫折,他的爱恋和憎恶……他在家庭生活中,先后与三个女人打过交道。第一个是他的妻子佩皮

塔·佩斯。他不喜欢这个姑娘，只是遵从母亲之命才勉强同她结了婚。他说：“我们两个人情趣不投……她很轻浮，注重形式，讲究外表……当我们不能满足她的任何怪癖时，又是那样撒娇、那样撒泼，这一切都使我苦不堪言。”婚后不久，佩皮塔·佩斯因患肺炎而死去。这时，安赫尔·格拉觉得终于从婚姻枷锁中解脱出来。第二个女人是他的非婚妻子杜尔赛诺勃蕾。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相爱同居，一起度过了许多困苦、艰辛但充满恋情的日子。他们，特别是安赫尔·格拉海誓山盟，相爱到永远。然而，随着生活环境、经济地位的变化，安赫尔·格拉逐渐疏远了杜尔赛诺勃蕾，最后抛弃了她。“杜尔赛诺勃蕾”，意为“甜蜜的名字”。作者在作品中，经常用前面三个字，即“杜尔赛”，这种称呼简捷、亲昵，同时也显得更加甜蜜。家境贫困的母亲可谓煞费苦心，连睡梦中都想着为女儿取个好名字，希望女儿不像她那样命苦，能过上甜蜜生活。然而，命运和现实偏偏与母亲、与女儿作对，把杜尔赛推向“杜尔赛”（甜）的反面，坠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杜尔赛多次精神失常，以致用酒浇愁。第三个女人是“来来”；“来来”是安赫尔·格拉女儿西琼的家庭女教师。安赫尔·格拉参加旨在建立以“均贫富”为主要目的的共和政体的“革命”失败后，精神上又连续两次遭受沉重打击，即母亲和女儿先后死去。不过，母亲的死使独生子的他开始掌握这个殷实之家的经济大权，他从母亲的奴仆——母亲对他非常严厉，因为不满意他那伤风败俗的非婚同居生活，在经济上进行封杀，从而使他生活上常常感到拮据——一跃成为一家之主。这一变化使他的“均贫富”思想出现了动摇。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其中之一是，他得知巴别一家——即杜尔赛的家——有人曾模仿他的签名字体，从管家那儿骗走一笔钱，于是将一部分早就积存的对巴别一

II

家的厌恶迁移到杜尔赛身上。另外,在他的脑海里,身材丰满的家庭女教师“来来”渐渐取代了身材瘦削的杜尔赛,可谓见异思迁。但是,“来来”从来不怀有尘世之爱,她心中没有任何男人,而是把爱完完全全献给上帝。原来,“来来”出身极为贫寒,从小在苦水中长大;在到安赫尔·格拉家当家庭教师之前就在修女院接受过熏陶,对宗教特别虔诚。正当安赫尔·格拉对她的爱一天胜似一天,对她的追求一日胜似一日时,一天,她对男主人说:“我得告诉您,我要走了。”“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那个目的,为了那个目标,而现在这个目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照顾西琼,教西琼识字,但是孩子已经^①……这是上帝的安排呀!”“我现在就把事情讲清楚:已经到了我继续自己的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了。孩子活着的时候,我的义务是摆在宗教信仰之前的,我全身心地扑在那上面。但是孩子死了以后,上帝对我说,应该走我自己的路,快些,快些……”于是,“来来”从首都马德里返回家乡、宗教之城托莱多。这又是对安赫尔·格拉的打击。他本来以为“来来”能够填补他生活中的真空,然而美好的想法落了空。由于那时他已经无法从对家庭女教师的炽烈恋情中摆脱出来,第二天他便尾随而去,几经周折找到了“来来”的住处和行踪,而且发现她已经进了修女院,宗教信仰对她来说更是坚不可摧。同时,她还劝说安赫尔·格拉要改变暴烈性格,不发怒,哪怕对待自己的宿敌也要这样,还要摒弃吝啬等等。安赫尔·格拉由于受到“来来”的多次说教,再加上在托莱多全城宗教气氛的感染之下,他渐渐抛弃了迫切想与“来来”结婚的这种尘世之爱。他把这种爱让位给了天国之爱,并且产生了

① 指安赫尔·格拉的女儿西琼已经病死了。

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可谓爱屋及乌,一方面他宣称那教团是专门为“来来”创建的;另一方面规定教团的一切要和“来来”所在修女院一样。他把自家的庄园改建成具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即收容院,救助穷人,关爱病人,凡是愿意去那里得到衣食住保障的人,不管什么人,好人或坏人都可以去。对此,他有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我们一定要简单地抄袭外国教团吗?我们不应该齐声呐喊,反对那些只追求眼前目标,而不真正遵循我的这种原则——保持基督教的正义性,忠实执行福音书的劝导——的宗教团体?我要革新古老宗教团体的根深蒂固的福音特性,在现代生活的模具里重新铸造。我的事业是纯正西班牙的。”“也许不会那么久……大教堂^①的神父将很快被不可一世的上帝诸城教团^②所吞噬,从而我们教团的省级分团将成为每个教区的首府,总团将成为西班牙整个教会的首脑……随着时间地推移,国家机器必然服从我们的管辖。如果那时国家的功能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由分配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福利、教育、惩罚制度、美术、农业都将是上帝的。国家机器将是怎样的呢?只不过是粘合剂,监督个别效能和功能。绝对不要军队。上帝诸城教团的不断实践已证明了军队毫无用途。也不要外交,既然上帝诸城教团是全球的,它本身就足以维系全球各个大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

安赫尔·格拉在这里为我们描绘的称为教团也好,称为收容院也好,实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的翻版,是不切

① 指托莱多大教堂。

② 上帝诸城教团是安赫尔·格拉幻想创建的新教团。

实际的幻想,如同他与几个朋友企图以暴乱方式推翻君主、建立共和,从而以失败而告终一样,这次又想凭借个人力量,包括自身财力解决普天之下的“均贫富”问题,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朋友胡安·卡萨多提醒安赫尔·格拉说:“……上帝诸城教团给我们带来那一切要到几百年以后,或者像我们常言说的,要到最后审判那一天下午……”安赫尔·格拉听了不以为然。

果不其然,由于规定什么人都可以去收容院,免不了混进好逸恶劳的社会渣滓。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全部努力、全部美好想法,乃至生命的悲惨结局,他被谋财害命的巴别兄弟勾结堂兄弟砍成重伤,不治身亡,随之教团流产,收容院夭折。

安赫尔·格拉死了,先是以“打仗”的暴力手段、单枪匹马争斗的安赫尔·格拉死了,继而以“天使”的善良之心追求乌托邦的安赫尔·格拉死了,他带着人们的爱、人们的“恨”、人们的同情、人们的怜悯死了,留下了未竟事业,留下了教训,留下了启迪……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经历了一个政治、社会十分动摇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进行了多次反复较量,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思潮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舞台上都有过充分的表演。到了一八六八年,几位将军带领士兵发动暴乱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普里莫出任政府首相,堂阿马德奥被选定为国王,但他在位时间很短,只三四年的工夫(1871—1873),且政局始终动荡不安。最后,西班牙建立第一共和国,在其存在的十一个月中有四位首相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一八七四年,帕维亚将军解散立宪大会,塞拉诺执政到同年十二月,马丁内斯·坎波斯发动政变,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但此后

政局并不稳,争夺权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

在国际方面,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开始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独立战争(1868—1878),最后宣布独立。之后,西班牙又失去了最后几块殖民地: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

小说《安赫尔·格拉》正是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那段时间为背景展开其故事情节的。加尔多斯通过安赫尔·格拉的口向读者交待了若干历史事件。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这一时期西班牙社会生活真实而壮观的写照,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人物,如军官、士兵、平民、小贩、神父、官吏、破落贵族、农民、乞丐、男人、女人、老人、儿童都有其代表活动着,他们绘制出了一幅丰富多彩多姿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宗教的、城市的、农村的多层面、多视角的画卷。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三四个主要人物外,还有安赫尔·格拉的战友坎朋等,母亲萨列斯和女儿西琼,杜尔赛的父母西蒙和卡塔利娜、未婚夫卡西亚诺、兄弟阿里斯蒂德斯和福斯托以及叔父“皮托”,神父胡安·卡萨多和姐姐费莉西塔,“来来”的姨妈胡斯蒂娜和伯父弗朗西斯科·曼塞沃以及小表弟伊尔德丰索,小神父托梅,神父兼考古爱好者帕罗梅盖,瞎女人“露契亚”……都是一个个各具性格的人,活生生的时代人、社会人,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描绘得惟妙惟肖,恰到好处。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西班牙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用多种文学形式描写、反映了西班牙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被文学评论家们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

报》。一八六二年,创办了《火炬报》,同年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来。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这部作品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描写了一八〇八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重大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堂娜裴菲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加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1886—1887),《喵喵》(1888),《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阿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本书《安赫尔·格拉》创作于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间。加尔多斯还创作了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很大成功。

加尔多斯的作品有的抨击宗教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着墨于男女之间的情爱,几乎每部作品都对下层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加尔多斯文集》,所收入的都是加

尔多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工程,出版社领导极为重视,从选题的确定到每部作品的出版都给予了特别指导、关心和支持。在此,我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以及在校对、设计、编排等环节做出辛勤工作的人员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李 德 明

2002 年 12 月 26 日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悔悟	3
第二章	巴别一家	38
第三章	浪子回归	65
第四章	“来来”	124
第五章	西琼	164
第六章	变化	179
第七章	伤痛—香胶	229

第 二 部

第一章	亲属—流浪	251
第二章	天国伯父	281
第三章	托莱多的日子	317
第四章	在那边	368
第五章	托莱多的后来日子	425
第六章	两种对立的慰藉	456
第七章	陷阱	480

第 三 部

第一章	新人	511
第二章	卡萨多,忏悔神父和劝导者	578
第三章	基督徒的骑士事业	615
第四章	“上帝之城”的梦想	697
第五章	回巴尔加斯	720
第六章	结尾	727

第一部

第一章

悔 悟

—

那个不幸的女人一直等候着他，整夜没有合眼；当东方放亮时，才听见猛烈的敲门声，一定是那个一贯夜间行动的男人，他已经习惯这样，因为门铃绳断了好几天了……唉，谢天谢地！那时，笑盈盈的朝霞正从阳台的玻璃外把脸蛋儿探进来；此刻的敲门声一下子驱散难熬的、漫长之夜的全部悲伤。说时迟，那时快，她飞速地从客厅跑到临街大门。没等她开门，那个男人便用力推，想早些躲进那幢偏僻、狭窄的房子里。

我们还是快些把故事讲给读者听吧。开门的那个女人名字叫杜尔赛诺勃蕾；一头钻进来的是安赫尔·格拉，他看上去不是瘦削，而是粗壮，中等个儿，脸色蜡黄，腰板挺拔，满脸怒容……可是，他为什么那样急促地敲门？请不要那么着急，现在要先介绍一下，杜尔赛诺勃蕾（为了从一开始就道出实情，最好毫无羞涩地指出，杜尔赛诺勃蕾是他的情妇）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发现他那天早晨脸色难看，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眼睛射出邪恶的目光。两个人一同走进客厅，格拉一下子把那顶皱巴巴的帽子扔在地上，把左手伸给姑娘看；他满手鲜血，血还顺着手

指往下滴落着。

“杜尔赛，你看我是怎么回来的……全是不可救药的人……那么多胆小鬼，那么多蠢蛋，谁还敢相信他们呀！”

可怜的女人被吓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她觉得整只手，甚至整只胳膊从情夫身上脱落下来，掉在地上，犹如一块牛肉从肉铺的铁钩上掉下。

“亲爱的，这么惨呀！”她终于感叹地说，“我早对你说过了吧！……何必卷进那种事情中去？”

伤者一屁股坐在身边扶手椅子上，同时从嘴里喊出一句羞辱和亵渎神明的话，又狠狠地吐了口唾沫。然后，用眼睛把整个屋子扫了一眼，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话从四壁和天花板反弹过来的回声。但是，他听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咒骂，而是一只大马蝇的嗡鸣声。夜间，常有马蝇钻进屋子里，惶恐地寻找出口，不是撞在墙壁上就是撞在玻璃上，那种沉重的、单调声音把我们搅得心烦意乱。

“你有山金车花酊吗？”格拉一边看着血流不止的手，一边说。

“有；小狗把爪子扭伤时我买了一瓶。喂，亲爱的，还是马上去叫医生吧。”

“不，不能叫医生。”他不安地坚决反对说。“我担心惊动警察，尽管我认为不会有人看见我钻进这里……你如果通知急救站，会把我暴露出去的……伤势并不严重。我觉得没有伤着骨头。子弹从这儿钻进去，从那儿出来，看见没有？……是外伤……流血多……碰破了静脉血管，没有什么……你与我，我们两个人足够了，我是说，我一个人就能治好。我是有点医术的：我会给自己治病，你来做我的助手。”